

## 感悟歐洲建築無聲的美

多年前，我到法國、意大利旅行，遊覽了巴黎聖母院和古羅馬鬥獸場。當時，我除了發出「壯觀」的感嘆，似乎有些詞窮。我的成長過程中，在建築方面得到的教育有些匱乏，對建築之美的描述和分析，似乎難以言表。因此，《建築也可以很好玩：歐洲篇，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一書給我很好的補充。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介紹歐洲建築發展史，帶領讀者走過千年的建築精品長廊。



### 燈下集

楊田田

歐洲的建築從古希臘開始。古希臘的建築線條簡潔、大氣端莊，在建築比例上深受當時的幾何學影響，柱式結構就是當時的典型。後來古羅馬繼承了古希臘的文明，對古希臘的建築風格也有所發揚，並創造了古羅馬新的柱式和藝術手法。其中，古羅馬最突出的建築技

術是拱券技術。拱券技術的發展，使得古羅馬建築可以做出很大的跨度拱券穹隆，豐富了建築的形態和美感，其代表作就是萬神廟。此外，隨著古羅馬版圖的擴張，一方面奴隸帶來的巨大生產力，成為豐富建築種類和數量的基礎之一；另一方面市民人口的增加，也讓公共建築，如外劇院、公共浴場的增加成為必然。後來，隨著羅馬一分为二及基督教的傳播，西羅馬和東羅馬的建築也分別以巴西利卡哥德式教堂和穹頂集中式教堂為代表，並在文藝復興年代得到進一步發展。文藝復興後期至啟蒙運動期間，歐洲主要國家的經濟實力大為增強，逐漸產生奢靡之風。因此，當時流行的浮誇的巴洛克風就是對哥德式的進一步，以至於有些病態的演繹。

可見，建築和歷史是分不開的。在漫漫歲月中，許多文化的載體，比如書信、手藝等，多少都失傳了，而宏偉厚實的建築，即使飽經風雨，往往都能保持基本形態，部分還能沿用至今。因此，建築給當代代人了解歷史上的經濟形

態、文化信仰和建築工藝打開了一扇門。

此外，地標性的建築往往建設耗時，依靠一代一代建築師和工匠的努力。從建築中感悟建築師和工匠的執著和堅持，也是一種精神收穫。比如，現存於梵蒂岡西斯廷教堂禮拜堂頂部的壁畫《創世紀》，是米開朗基羅耗時四年創作的。據說，在工程完工的幾個月內，米開朗基羅的眼睛不能平視，連看一封信都必須拿起來仰視。長時間高仰脖子的艱苦工作，使他的容貌變得憔悴不堪。有人評價道：「沒去過西斯廷教堂，你是永遠無法想象人類究竟能幹出些什麼事。」

## 啟德河



### 市井萬象

經渠務處多年經營，香港東九龍的啟德河由受嚴重污染改善為一條河水清澈見底，生機盎然的河道。

河流內布置了魚洞，魚類等水棲生物生生不息。河道兩旁種了不同的綠油油之植物，並吸引了鷺鳥在河道兩旁的樹木棲息及覓食。

啟德河的「重生」為東九龍增添綠化景觀亦為城市注入生命力。

圖、文：遂初



## 舞蹈教室

這個舞蹈教室的廣告是我有一次不經意在通往公園的路邊電線杆上發現的，一查地址，就在我家附近，便去看。

柏林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舞蹈「教室」，準確點說應該算小型的舞蹈學校或者舞蹈工作室。我之所以把它們稱作「教室」，是因為大部分這樣的「舞蹈學校」都只有一個較大的房間，用來上課或者排練。

這樣的舞蹈教室在柏林是非常受歡迎的。舞蹈類型從最常見的芭蕾舞、現代舞、爵士舞，到年輕人中很流行的韓國現代舞、嘻哈，到並不是太常見的非洲舞、肚皮舞、印度舞，應有盡有。芭蕾舞班應該是最受歡迎的，也是數量最多的。很多舞蹈教室都會有分年齡段的芭蕾舞班，以及按照舞蹈基礎程度分班教學的成年人班。

然而，經過了三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各種封鎖和限制條令，不少舞蹈室最終沒有能夠繼續運營。我偶然看到的這個舞蹈教室廣告，便是曾經一個韓式舞蹈學校關閉以後，一位德國舞蹈老師接手，開辦的一個新的舞蹈教室。

這位德國舞蹈老師是位大叔，名叫喬治。我把女兒帶去試他們的芭蕾舞課，他便和我在教室外面攀談起來。原來，這個我看起來「嶄新開業」的舞蹈教室其實已經開辦了有快五個月了，只是直到最近喬治才找到了合適的辦法打了點廣告，讓更多的人知道。



說起他的舞蹈教室，喬治很是驕傲。他說他其實是在美國學的芭蕾，所以他更擅長用英語來解釋和指導芭蕾舞動作。雖然他是德國人，母語是德語，但給學生上課時，說德語反而有點不能準確地表達他想表達的意思。然而他的這個「特殊能力」在柏林是極其受歡迎的。因為柏林是個非常國際化的城市，並不是所有外國人都會或者說都有必要學德語，然而這些人當然有想練芭蕾舞又沒辦法參加德語授課的舞蹈班。於是很快，喬治的舞蹈教室便迎來了很多的「老外」。我便是其中之一。

也許是有很多在海外遊學的經歷，喬治很擅長於選擇英語或者德語中最形象最貼切的詞彙來表達一些關鍵性的舞蹈姿勢和感覺，甚至他還會結合東方文化裏的「氣息」「乾坤」「太極」等等來描述舞者應該找到的一種感悟。有時候班上的德國同學們聽得雲裏霧裏，美國、英國同學有點似懂非懂，全班可能只有我明白他所說的——「這個姿勢是向上，但實際上你是在向下。你們要意會，無法言傳。」

喬治為了讓更多的舞蹈愛好者能夠系統地學習芭蕾舞，他開設了一個零基礎的芭蕾舞成年人班。他的理念是，哪怕成年人是作為愛好來學習芭蕾舞，也要學得很透徹。他經常會說：「舞蹈是舞蹈，運動是運動，我的舞蹈教室可不是健身房！」

於是，在這個芭蕾舞初級班上，你會看到精神奕奕的喬治，身邊「站着」一個人體骨架模型和兩張人體肌肉解剖圖，他正繪聲繪色地給學員們從解剖學開始講芭蕾舞。

▲喬治的舞蹈教室裏正在排練的女孩們。

作者供圖

## 秋高物燥，拜登點火



###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又是一年一度秋風勁，秋高物燥，要注意防火。但在這個世界上，卻有人到處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美國總統拜登當地時間九月十八日接受媒體訪問時稱，如果中國大陸「侵犯」台灣，美國將出面協助防衛。在北京，外交部對拜登此番言論提出嚴正抗議，警告不要站在十四億中國人民對立面，不要對「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拜登自去年上任以來，過往曾經三度發表類似言論，分別在今年五月、去年的十月和八月，這一次同樣引發外界高度關注，白宮發言人其後「照例」重申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沒有改變，後來又說，拜登是在回答假設性問題。俗話說事不過三，拜登偏偏再三再四重施故伎，到底是食髓知味，還是黔驢技窮？有評論說，美國是要改變在兩岸問題上長期保持的「模糊戰略」，筆者認為沒有那麼複雜，拜登就是在挑釁和點火，挑釁中國，在台海點火。

拜登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節目「60分鐘」（60 Minutes）主持人佩利（Scott Pelley）訪問時，對於「美國軍隊是否會保衛台灣？」拜登回答說「會的，如果那裏真的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攻擊」，佩利追問：「為了清晰明確，（你是說）跟烏克蘭的情況不同，如果中國入侵，美國軍隊的男女軍人們會保護台灣？」拜登回答「是的」。上述問答內容，其實與前幾次大同小異，不同的只是時間背景，去年八月和十月那兩次，俄烏衝突仍未發生，至於今年五月，普京發動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剛開始三個月，當時俄軍佔壓倒性上風，而佩洛西還沒有去



▲位於台灣中南部的阿里山。

新華社

台灣。

拜登今次重彈「保衛台灣」的老調，其實與佩洛西竄訪台灣，以及參議院正在熱炒《台灣政策法》草案，同屬一個劇本：透過在台海挑事，故意刺激北京，製造緊張局勢，一方面測試大陸的反應，另一方面令到北京不敢貿然與俄羅斯結盟，或採取實質行動支援俄羅斯。這個劇本由拜登自編自導自演，內容未完待續，雖然劇情毫無新意，但正所謂「橋唔怕舊，最緊要受」，難得主角十分投入，幾句台詞張口就來，加上老頭子一臉毫無表情的表情配合，交足戲分，主持人佩利在這一幕的角色，有點像排球比賽的二傳手，把球托高給主攻手扣殺。

美國近年財絀，要遏制中國，打貿易戰兩敗俱傷，打「台灣牌」不需要花什麼成本，還有民進黨當局積極配合，所以老謀深算的拜登樂此不疲。筆者不認為美國已改變對台海「模糊戰略」，道理其實很簡單，美國不敢出兵烏克蘭與俄羅斯正面交鋒，是因為兩個核大國直接發生衝突，絕對沒有贏家，台灣

是否比烏克蘭更值得美國與另一個核大國直接衝突？答案很清楚。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後來澄清說，拜登是在回答假設性問題，擺明是與老闆唱雙簧，但這句話倒是提醒大家，拜登就是「撩架打」，打的是口水戰。

但是，美國居心非常歹毒，兩岸中國人絕不能掉以輕心。北京早已對拜登的言論撩撥招數洞悉其奸，戰略上保持定力，策略上保持靈活。不過，台灣民進黨當局似乎把拜登的話當真，面對大陸的警告警示有恃無恐，動作愈來愈出位，令人擔心遲早要出事。再過兩個月台灣即將舉行「九合一」選舉，拜登此次重提「保衛台灣」，會被綠營視作送「大禮」，令選舉更添火藥味，這正是美國人希望看到的。美國一直在烏克蘭撥火，俄烏打起來了，現在拜登跑到台海煽風點火，說一次不夠，就重複兩次、三次、四次，千方百計想盡辦法要弄出一點事來，假如台海出現擦槍走火，美國就可以像在俄烏衝突一樣，背後操控，上下其手，坐收漁利。

## 樂在外語中

每當新年或新學期來臨，總會有不少人將學習外語設為目標。通曉一種外國語言，可以令人腦筋活絡，視角新穎，靈感與之俱來，世界因之變容。世人學外語，原因和目的五花八門。比如我學英語和法語，是因為不學就無法畢業；學日語，原本只是想聽懂日語歌曲；學韓語則純因好奇，想知道那些像甜甜圈和麵包棍的符號是什麼意思（學後方知，它們只是表音的字母）。後來，我能夠用外語讀寫聽說，外語知識帶來的快樂和力量，遠遠超越了學外語的初衷。

英國作家、《三人同舟》的作者Jerome K. Jerome在自傳中說，想在外國過寧靜的生活，只需掌握當地語言的二十個動詞、一百個名詞、十幾個形容詞和代詞就足矣。確實，如果僅為旅行，何妨學一些日常會話，因為詞彙簡單，也不必糾結語法，鸚鵡學舌，蜻蜓點水，易如反掌。別人還在因為餐館沒有WIFI、連不上谷歌翻譯而人仰馬翻時，你已用當地語言為同行諸君點好了紅茶、咖啡、果汁、礦泉水，然後輕啣一口冰涼的可樂，對四面八方拋來的驚喜和恭維浮起一個甜笑。

若是發奮進學，「洗手間在哪裏」、「啤酒謝謝」這幾把板斧當然不夠。做學問貴在視

野寬廣，能夠直接閱讀外語文獻是求學的第一步。研究生時代，我的一位導師通曉七種語言，還鼓勵我多學一門外語，「多多益善！」陳景潤在學生時代學了英語、俄語，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後，為盡快讀到國外論文，又自學德語、法語、日語、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我必須檢閱外國資料的盡可能的全部總和，消化前人智慧盡可能不遺餘力的全部果實，而後才能在這樣的基礎上解答（1+2）這樣的命題。」中學時代在徐遲《哥德巴赫猜想》中讀到這段話，感佩無已。

然而，很多人終生都在與一門外語掙扎，因為用進廢退，若非長住外國或有工作之需，平常使用外語的機會並不多。千辛萬苦背單詞，記三個，忘五個，七零八落。追劇呢，又常被劇情一路吸引，只顧看字幕翻譯。看懂外語肥皂劇並不難，而書籍所含信息更密集、更系統，所以讀外語書更燒腦、更考驗毅力，收穫也會更顯著。掌握基本語法和詞彙後，可以立即攻讀外語原著。劉易斯（C. S. Lewis）十五歲時跟從私人教師Kirkpatrick學古希臘語。第一節課，老師一口氣將《伊利亞特》一百餘行譯為英語，僅稍加解說。譯畢，丟給劉易斯一本古希臘語詞典，令他溫習方才口授章節，之後揚長而去。起初劉易斯亦步亦趨，很

快就能夠理解原著大意。老師又以同樣方式教授德語和意大利語，帶他讀《浮士德》和《神曲》。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古本在自傳中回憶少年時學拉丁語，先將西塞羅的一篇作品翻譯為法語，攔置數周後，再將法語譯文翻譯回拉丁語，最後將自己的拉丁語翻譯與西塞羅的原文逐句對照。如此，自修外語的同時還精讀了名著。

學生時代，我追慕前賢，學日語未及兩年，就霸王硬上弓，挑戰井上靖獲芥川獎的小說《鬥牛》。每晚在圖書館獨佔一張巨大的原木方桌，「劍拔弩張」，對照劉慕沙的中譯，與枝蔓纏繞的長句作車輪大戰。井上靖是日本老一輩作家，其作品不像村上春樹、夢枕貳等通俗作者的那樣輕巧易讀，但辛苦讀畢，豁然開朗，有登堂入室之感。此後每次回母校，都會去圖書館看望那幾張大木桌，在心中問一聲：「別來無恙？」

學外語也不必帶有任何功利目的，只為求知。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推崇 eudaimonia，通常譯為「幸福」或「快樂」，但它並非某種靜止的心理狀態，而是以智力活動——主要是求知、思考——為主體構成的充實、至善的人生。英國作家毛姆的小說《刀鋒》塑造了「人中麒麟」拉里，

他通曉法語和拉丁語，已讀完法國文學的所有重要作品，並開始自學希臘語、心理學，一切都「獲得知識」。他告訴女友：「你絕對想像不到讀《奧德修紀》的原文多麼令人興奮，彷彿你只要踮起腳、伸出手，就能碰到天上的星星……前一兩個月我讀了斯賓諾莎。我不敢說我已經完全懂得，可是感到非常興奮，就像乘飛機降落在巍峨群山中的一片高原上，四圍萬籟俱寂，空氣非常清新，如佳釀沁人心脾。」

舊時學習外語，連正式課本都沒有。康拉德的母語是波蘭語，二十歲始學英文，用第一次領到的薪水購得《莎士比亞全集》苦讀。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在《遊華記錄：わが留學記》回憶，他一九二八年留學北平，請兩個旗人教他漢語，用的課本竟是《紅樓夢》。如今學外語條件優裕，聲光電設備俱全，但技術手段只提供一時便利，無法替代勤奮和恆心。「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嘗試靜下心來，學好一種外語，將自己的認知拓展出新的維度，用不同的語法結構和思維方式觀察人生、談論世事，在大腦中恣意切換聲音、符號、文化背景、異域想像，享受單純的求知過程，由點及面，融會貫通，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 文化經緯

吳捷